

加拿大與美國原住民研究（下）

梁爾欣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

梁爾道 翻譯研究員

梁燕城 研究指導

摘要：美國對原住民方面，完全是繼承英帝國主義侵略掠奪精神，以詭詐和掠奪獲取財富。美國對來自歐洲的人才講道德、和平、民主、人權。這形成美國特有的雙重標準。美立國後，在向西挺進的過程中，美政府以購買及侵佔方式取得西部，發起了 1000 多次不同規模的軍事行動，到 1890 年代基本上完成了驅逐原住民部族在美國陸軍和州民兵的嚴密監管下，被迫背井離鄉，前往遙遠的西部。一位酋長稱他們的西遷之路為一條「眼淚之路」，經過大大小小的戰爭和被迫遷徙，從人口統計數字推算，原住民大約被減去 95%。

加拿大政府以英法文化為標準設立民族同化政策，要求原住民民族和來自其他國家的移民放棄自己原有的文化與傳統，接受英法文化的行為方式和價值觀。1876 年頒佈的《印第安人法》，規定實施寄宿制教育制度，對原住民進行「文化上的種族滅絕」。「寄宿學校」在未經原住民自己及父母同意的情況下，將他們從原生家庭、社會、文化中連根拔起，摧毀其文化認同。這種寄宿學校傷害了孩子們，也傷害了他們的家庭和社區。

學校經常資金不足且人滿為患，不但教育品質不達標，生活質素也極惡劣，情感和心理虐待不斷，身體虐待被視為懲罰，性虐待也很常見。2006 年，寄宿學校的倖存者、原住民和聯邦政府、負責學校運營的教會之間最終達成了寄宿學校和解協議。1971 年以來，加拿大政府實施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尊重加拿大各民族的語言文化，保護各民族的語言文化權利，以實現加拿大各族群的共存共榮。雖然還有很多地方還需要改進與和解，但在名義上，政府的體制去除了白人至上主義。

關鍵詞：西進運動；種族滅絕；文化種族滅絕；寄宿學校；多元文化主義

第三章

美國立國後欺壓原住民的歷史

西方兩種精神的融合成美國

綜合西方勢力侵入美洲有兩種人，第一種是英國殖民地派去開發資源和土地者，去的人是皇家的軍人、探險家、商人等，是為了財富利益，他們認為土地是他們發現的，可以隨意自由開採和掠奪，沒有人覺得是掠奪了原住民土地，因他們認為是用文明去開化野蠻的原住民。這種人繼承西方文化的侵奪精神，根源來自希臘的

亞力山大、羅馬帝國的軍事擴張及英帝國主義的侵佔世界圖謀。他們的商業是以貪婪、欺騙和詭詐建立的資本主義。

第二種人是清教徒，他們因逃避歐洲的宗教迫害，到新大陸尋求信仰自由，期望從上帝的慈愛和公義，建立一個自由、道德而民主的理想國度，擺脫歐洲的國王和貴族權力。這種文化較重視仁愛公義、人性尊嚴、克己敬德、家庭親情等。清教徒其實人數不多，但其倫理塑造了美國



文化，(1) 強調用工具理性在世俗工作成功賺取財富；(2) 用勤勞的道德省錢；(3) 用崇高精神捐助窮人。財富在這意義下是美善的，財富、道德和自由融合成一種商業精神，建立誠信、勤奮及關愛窮人的資本主義。

這兩種相反精神的矛盾和融合構成了美國文化，但美國對原住民方面，完全是繼承英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以侵略掠奪為主，並無任何道德、公義和良知的考慮，摒棄清教徒以道德及和平進行商業活動，卻由詭詐和掠奪獲取財富。美國對來自歐洲的人才講道德、和平、民主、人權。這形成美國特有的雙重標準。

民主自由人權理想及其矛盾

美國精神是自由與財富的結合，繼承了希臘羅馬及英國的貪婪和暴力侵略的精神，又繼承清教徒的勤懇、關愛、及誠信的倫理。由於英國的掠奪資源、商品傾銷和重稅，引起民眾抗拒，1776 年美國獨立革命，7 月 4 日《獨立宣言》宣稱「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則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他們確立人的權利在平等、自由、幸福和民主上，視之為真理。這是美國立國的原初理想和精神，和清教徒倫理的標準接近。

但是其理想在建立時已陷入矛盾，因現實上就是美利堅合眾國立國之父們，包括華盛頓、佛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等，都不是清教徒，華盛頓和佛蘭克林甚至不是基督徒，是共濟會 (Mason) 成員，相信歐洲啟蒙運動的自然神，和埃及何魯斯天眼神 (Horus)。^[1] 其平等觀不包括非白人，他們大都蓄有黑奴，傑弗遜 (Thomas Jefferson) 說要「追求滅絕印第安人或者將他們驅趕到我們不去的地方。」^[2] 為了現實財富利益上，即可違背立國原則，以雙重標準對不同族裔的人。美國不但繼承英國對原住民的欺壓、掠奪和殺戮，而且變本加厲，比起英治的加拿大，更

為殘酷。

美國國璽印的符號是一隻鷹（有主張說是共濟會的鳳），一隻爪拿 13 支箭，代表其立國的 13 州的攻擊性，一隻爪拿 13 枝橄欖枝，代表其和平性。但真實的是美國一面和對手和平談判，一面卻用軍事威脅人就範，最終是要零和遊戲，完全擊敗和壓服對手。民主自由人權只是用來攻擊他人，摧毀他人時用，一旦對自身，就是雙重標準，毫不尊重他人的權利和平等，對原住民時就充份表露其霸道和詭詐。清教徒的精神日漸衰落，其兇狠性卻超越大英帝國。

西進運動掠奪所有原住民土地

美立國後，18 世紀末工農業協調發展，須開發大幅土地，乃產生西進運動 (Westward Movement)，美國廣袤的西部有豐富的礦產、水利和森林資源，適合農業與牧畜業的發展。因此大量掠奪原住民的土地資源，到 19 世紀 60 年代，發展成為「小麥王國」及「棉花王國」。農業使美國有經濟繁榮的基礎，也為東部的工業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和糧食。

美政府以購買及侵佔方式取得西部，大批外來移民的廉價勞動力和技術人員湧入，奪取原住民土地。19 世紀 30 年代建成了橫貫大陸的 5 條鐵路。

19 世紀 60 年代到 90 年代，特別是 1864 年後（美國內戰結束後），美國人根據林肯頒佈的《宅地法》(Homestead Acts)，人人可用 10 元取得 160 英畝工地，大批白人湧入原住民原有的世界，無止地掠取土地和資源。做法就是立法趕走原住民，迫其進入貧瘠的自留區，遇到抵抗就用軍隊暴力鎮壓，許多原住民營地在一夜之間被摧毀，人民被殺戮。美國聯邦正規軍和當地民兵結合，採取分進合擊等戰術，發起了 1000 多次不同規模的軍事行動，到 1890 年代基本上完成了滅絕原住民的作戰任務。

眼淚之路 (Trail of Tears)

1828年，在喬治亞州 (Georgia) 的切羅基人 (Cherokee) 土地發現了金礦，隨後出現白人湧到喬治亞州的淘金熱，並將密西西比河東岸的原住民逐出其土地，原住民部族在美國陸軍和州民兵的嚴密監管下，被迫背井離鄉，前往遙遠的西部，約 16543 名切羅基人在西遷之路上，大約有 2,000-8,000 人死於途中。^[3] 一位酋長說這是一條「淚水與死亡之路」(trail of tears and death)。

[4]

白人向西進侵，知道在東南各州有豐沃土地，包括喬治亞州、田納西州 (Tennessee)、阿拉巴馬州 (Alabama)、北卡羅萊納州 (North Carolina) 以及佛羅里達州 (Florida)，可種植高經濟價值的作物如棉花。當地原住民被稱為「文明化五部族」(Five Civilized Tribes)，他們以自治形式居於這一帶^[5]，他們一向善待白人，和平共存，且吸納西方文化生活方式，故美國人以高高在上心態稱之為「文明化」。但當要搶奪其土地時，連「文明」的部族也大舉迫害和驅趕。

在白人以民主的民意要求下，各地的州政府通過了法律，限制原住民的權利和活動範圍，又將其土地劃分給白人使用，於是原住民用法治要求，向法院提出訴訟，最後美國最高法院也判決州政府無權限制印地安人的權利。但是當時的總統安德魯·傑克森 (Andrew Jackson) 卻拒絕接受最高法院的判決，美國國會依然在 1830 年通過《印第安人遷移法案》(Indian Removal Act)，該法案剝奪了原住民對居留之領地的所有權。這是美國白人政府利用民主立法權去抗拒最高法院，公然違背法治精神。

美國政府的軍隊在 1831 年的冬天，強行進原住民的部落中，強迫遷移，原住民只能用步行的方式，走大約 1200 英哩，去到政府劃定的荒涼區域居住。過程中美國政府完全沒有提供任何食物食水，且因傷寒及霍亂流行，政府也沒有給予任何協助，引致原住民大量死亡，托萊多大學 (University of Toledo) 原住民研究專家芭芭拉·曼恩 (Barbara Alice Mann) 教授認為政府是有

意引領其經過傷寒及霍亂疫區，以減低原住民人口，使其無法作有組織的反抗。^[6] 大英百科全書根據軍方及原住民記錄，估計有 10 萬原住民遷移，大概 15,000 人死亡。^[7]

殖民者因而得以搶掠 100,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用於開發值錢作物棉花及農業產品，為東部的工業發展，提供了原材料和糧食，使美國走向富足。原來美國的富強建基在原住民的血淚上。

美對原住民背信棄義的蘇族戰爭

19 世紀初，美國西進勢力到中部平原區，美國國內流行美國人具上天使命，是要擴張領土與勢力，傳播他們的價值觀。1845 年合併獨立不久的德克薩斯共和國 (Republic of Texas) 為德州，引發和墨西哥 1846 年的戰爭，1848 年美國擊敗墨西哥，將格蘭德河 (Rio Grande) 以北領土歸美，美國由此獲取大批新領土，包括加利福尼亞 (California)、內華達 (Nevada)、猶他 (Utah) 等全部地區，又得到科羅拉多 (Colorado)、亞利桑那 (Arizona)、新墨西哥 (New Mexico) 和懷俄明 (Wyoming) 等部分地區。同年加州發現黃金，引致無數人由東部到西部掘金，西進運動使白人大舉經過或進入中西部草原，破壞原住民狩獵領域。

中部草原區是蘇族人 (Sioux)，又稱達科他人 (Dakota) 或拉科他人 (Lakota)，及夏延族人 (Cheyenne) 等土地。蘇族是一很多分支的大族，原居北美五大湖以東及密西西比河 (Mississippi River) 地區，因白人侵佔和壓迫，又和其他原住民易洛魁族人 (Iroquois) 有戰爭，17 世紀向西移到大草原，各分支形成蘇族大聯盟 (Oceti Sakowin)，是各分支的議會。主要靠狩獵維生。他們最喜歡的獵物是美洲野牛 (buffalo)。此外大草原區還有另一大部族夏延人 (Cheyenne)，1868 年其營地曾被卡斯特將軍 (George Custer) 屠殺，因抗拒白人入侵，與蘇人結盟抵抗。



1851 年美政府為了佔據中西部土地，迫蘇族人放棄狩獵生活，遷往明尼蘇達河 (Minnesota River) 兩岸 60 公里寬、110 公里長的保留地，耕種為生，答應供給援助食物和金錢，並簽條約 Treaty of Mendota, Treaty of Traverse des Sioux，特別是《拉勒米堡條約》(Treaty of Fort Laramie)，使白人的路可經過其地區，也建造軍事碉堡可在附近建立。然而強迫改變生活使他們不適應，不能獵野牛，土地又貧瘠。

林肯冤殺 38 酋長

南北戰爭爆發時，因保留區饑荒，政府援助因戰爭而遲來，當地食物商人不肯先提供糧食，待政府援助來才收錢，當地食物商人安德魯邁里克 (Andrew Myrick) 說：「他們如果饑餓，最好叫他吃草。」[8] 終引起蘇族人憤怒，其中一分支的酋長小牛 (Little Cow) 帶一部份人發起進攻附近白人定居點，捉邁里克，在其口中塞滿草後殺之，大部份蘇族人沒參加戰爭，小牛酋長很快投降，之後與兒子被殺。

事後美國捉了 303 領袖判死刑，審訊時無法律上的公平公義，全用英語，沒有原住民方面的辯護律師，每人只用 5 分鐘就定罪。歷史學家大都指出這是不公正的審訊，因這些酋長之中沒有犯過他們被控告的罪行。最後交林肯總統作復審，1862 年林肯總統要求重審 200 多人，不致死刑，但下令絞死 38 個明尼蘇達 (Minnesota) 曼卡托 (Mankato) 地區的蘇族酋長，被絞死的人大部分都是部落的神職人員和政治領袖，千計蘇族人在淚水中看其被行。這 38 位酋長被林肯判死刑，不少學者認為是製造了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冤殺案，而其他被重審的人也被送往監獄，其中大多數死於獄中。^[9]

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得以更加集中人力物力推行西進運動，大舉侵入到蘇族地區，美政府簽一系列協議定出其保留地，1868 年《第二拉勒米堡條約》(Second Treaty of Fort Laramie)，割讓野牛狩獵區及打魚區，劃出一些較荒涼的土地

為保留區給原住民，迫其讓出大量豐沃土地給白人移居。

黑山 (The Black Hills) 戰爭

這時好戰而殘暴的卡斯特將軍 (George Custer) 在 1868 年 11 月 27 日突襲夏延族 (Cheyenne) 營地，屠殺大批婦孺，並殺戮 675 隻幼馬，搶去 200 隻，破壞原住民生存條件，迫其族回到其保留地。

1874 年卡斯特又領兵侵入蘇族聖地黑山，發現黃金，引致大批白人移入該區，侵入蘇族人神聖領域。黑山地區原是蘇族人歷代祖輩的聖地，位置在其保留區之外，但 1868 年《第二拉勒米堡條約》保證蘇族及阿拉伯霍族 (Arapaho) 在其聖地黑山活動權利。這原是荒涼的石山，白人沒有興趣。但是自從探險者在黑山地區發現了黃金，貪婪的白人湧湧而來淘金，且設法想把原住民趕走。

結果民意要求下，美政府並不信守 1868 年簽定的條約，反而為了白人掠奪該地金礦，背信棄義，為了白人利益，下令迫原住民離開黑山，限期 1876 年 1 月 13 日，若不離開，即視為敵意。原住民要求美政府信守條約，抵抗壓迫，領導的祭司酋長坐牛 (Sitting Bull) 聯合多族反抗，留在條約地上抗爭。

小大角戰役全殲美軍

美政府背信棄義，不但違約，1876 年美軍派出三大軍團圍攻蘇族人，卡斯特將軍領第 7 騎兵旅進攻蒙大拿州黑山山谷，計劃襲擊蘇族營地。決定分兵三隊圍攻坐牛酋長之營地，計劃是俘虜原住民的婦女與小孩當成人質，迫使原住民戰士為救家人而投降。

蘇族酋長瘋馬 (Crazy Horse) 是軍事天才，他領導各族聯盟早有準備，到處設埋伏，結果卡斯突的三隊騎兵，其中兩隊騎兵在前進包圍時被襲擊擊退，卡斯特將軍領導 2 百多人孤軍深入，被 2 千原住民戰士包圍，酋長瘋馬將卡斯特及其

騎兵團圍在小大角河 (Little Bighorn)，美軍被圍後全軍下馬，背對背構成一保衛圓圈，但被原住民騎馬戰士衝擊後，全軍被殲滅。^[10]

瘋馬與坐牛被殺

美國因卡斯特陣亡，大為震動。國會立法消滅拉科他 (Lakota) 族在保留區以外所有權利，大軍壓境，進攻各族營地，並且將大平原上的美洲野牛趕盡殺絕，斷絕他們的食物來源，用包圍餓死政策迫其投降。在 1877 年 5 月，瘋馬等酋長在羅賓遜堡 (Fort Robinson) 投降。於 1877 年 9 月在押送期間掙扎反抗，遭美軍從後刺死。

坐牛酋長則流亡加拿大，1881 年 7 月經談判後回來投降美軍，獲得特赦，坐牢兩年後釋放，住在立石保留區 (Standing Rock Reservation)，期間曾被表演巨星野牛比爾 (Buffalo Bill) 邀請演出，又曾與總統格羅弗·克利夫蘭 (Grover Cleveland) 見面。

他後來被殺的原因，是美國一些官員干涉宗教及言論自由而產生。原來原住民北派尤特族 (Northern Paiute) 一位宗教領袖沃沃卡 (Wovoka，英文名是傑克·威爾遜，Jack Wilson) 發明了一種鬼舞 (Ghost Dance)，他在 1889 年 1 月 1 日觀測到日食的異象，宣稱在天空中見到祖先們顯現，又見一幅原住民民族安居樂業、舉行狩獵儀式的場面。沃沃卡稱神靈告誡子民放棄鬥爭、彼此相愛。如果所有印第安民族一齊舉行這種全新的舞蹈儀式，世界的邪惡就將徹底消失，白人將停止擴張，另一位瘸鹿 (Lame Deer) 酋長預言「通過舞蹈……白人都會被捲走，消失，回到他們自己的大陸去。」^[11] 原住民將重歸清潔真誠的生活，世界將充滿糧食、仁愛和信仰。

美國印第安事務局的監督員卻害怕鬼舞把多族原住民團結起來，反對美國。因為在鬼舞之後，時會發生針對白人的軍事襲擊。美國部份官員認為這舞是對白人政府展示敵意，影響國家安全，開始驅逐組織鬼舞的領袖。官員詹姆斯·麥

克勞林 (James McLaughlin) 要求政府增派軍隊。他還聲稱坐牛酋長是拉科塔人鬼舞運動的核心領袖，而這特殊的鬼舞宗教儀式有叛亂嫌疑，遂派遣員警拘捕他，1890 年 12 月 15 日，坐牛因「未能阻止族人跳鬼舞」的指控而被捕，在抓捕行動期間，坐牛的部下捕熊 (Catch the Bear) 向一位美國中尉開火，美警隨即向坐牛開槍，令坐牛喪命於 1890 年 12 月槍戰中身亡。^[12]

大腳酋長與傷膝河屠殺

坐牛酋長被殺，族人逃到了另一個首領大腳 (Big Foot) 酋長那裡，另外一個部落的紅雲要求大腳帶這些人和自己的部族到他們所在的松脊嶺 (Pine Ridge) 印第安保留區來。美將領詹姆斯·福賽斯 (James W. Forsyth) 卻率領第七騎兵團追擊他們，大腳帶族人到傷膝河邊 (Wounded Knee Creek) 一帶，被美軍追上並包圍。

1890 年 12 月 29 日清晨，於傷膝河邊，福賽斯命令大腳交出所有的武器，原住民照做了。但是福賽斯認為仍有一部分武器未交出，命令士兵搜查。這時一名聽力障礙的原住民黑郊狼 (Black Coyote) 不明白這些士兵的意圖，在爭執中槍枝走火。第七騎兵團的士兵馬上開火屠殺，無差別的射殺已經繳了槍原住民。至少 146 名（一說 300 多人）拉科塔人因此被槍殺，其中成年男性 84 人，成年女性 44 人，兒童 18 人。

蘇族被迫回貧瘠的保留地，原有的保留地被美政府割去大部分地方，其中包括聖地黑山，剩下 5 個小的保留區。生活十分艱辛，許多人甚至只能局限在小小的保留區內等待政府的分配食物救濟。^[13]

原住民失去所有食物，更失去其種族的尊嚴。

夏延族的沙溪及沃希托河屠殺

在當地另一大族夏延族 (Cheyenne) 在這段時間也遭受屠殺，本來 1851 年《拉勒米堡條約》(Treaty of Fort Laramie) 也保衛了夏延族的



地區，但 1858 年在科羅拉多州的石頭山 (Rocky Mountains in Colorado) 發現黃金，又引來大批白人湧到，侵入原住民土地居留，1860 年政府要從新簽約，取去大片土地，只留下原有土地的 1/13 給他們，原住民各族大為不滿，引起一些衝突，白人控告原住民偷其牲畜，且擊殺四位追蹤他們的軍人。約翰·奇文頓將軍 (John Chivington) 在科羅拉多有自己的政治野心，他把饑餓的夏延人盜牛的可疑報導作為向該部落宣戰的藉口。1864 年 4 月初，奇文頓命令 700 美軍騎兵去鎮壓，背約搶掠夏延人的土地，且說明對原住民格殺勿論。

原住民一向主張和平的瘦熊酋長 (Lean Bear) 及黑壺酋長 (Black Kettle) 在沙溪 (Sand Creek) 畔帶領族人打獵野牛，15 個月前他們在白宮被林肯總統接見，平等對話，簽了和平條約，並得到和平勳章。他們見美軍騎兵迫近，非常信任林肯總統所講的和平。瘦熊酋長見美軍接近時，戴上和平勳章，拿美國簽的和平檣騎馬走向美軍，打算商談，表明他們是和平一族，不同好戰分子。不料接近時被美軍開槍打下馬，美軍衝近將他亂槍打死。美軍騎兵衝向營地開槍，殺傷了一些人，原住民即提槍預備迎戰，主張和平的黑壺酋長策馬上前勸停衝突，美軍後退。

1864 年 11 月 29 日奇文頓領騎兵襲擊黑壺酋長在沙溪的營地，當時大部份戰士出外打獵，黑壺酋長手拿美國旗及一支白旗騎馬走向美軍談判，美軍竟開槍打他，而後衝殺入營屠殺 163 名婦孺。^[14] 其中一位目擊者描述，原住民逃走時，一個三歲裸體幼童追不上大人，跌跌撞撞地在沙上走，三個美軍騎兵停下來用比賽用長槍射他，第三槍將他打死在地。^[15] 黑壺酋長飛馬回營，救回其中了 9 槍的妻子，逃到其他族的營地。他說：「我曾以為我是唯一可和白人保持友誼的人，但當他們來滅淨我們的房子、馬匹及一切一切，我很難再相信白人了。」^[16]

各族開始聯盟抗拒殺戮搶掠，而屠殺原住民繼續發生，1868 年 11 月 27 日，另一殘暴將軍

卡斯特 (George Custer) 襲擊沃希托河 (Washita River) 黑壺酋長營地，屠殺 103 人，擄去 53 婦孺。黑壺酋長和妻子逃過河時，背上中槍被殺。卡斯特殺了 675 隻幼馬，搶走 200 匹馬運送俘虜和戰利品。^[17]

晨星酋長及羅賓遜堡屠殺

夏延族大酋長晨星 (Morning Star，也稱 Dull Knife) 見美軍背信攻擊屠殺，當蘇族的坐牛大酋長及瘋馬酋長呼召團結，抵抗白人西向運動的搶掠，龐大的夏延族亦加入同盟去抗爭。在 1876 年小大角之戰後，美軍報復式到處出擊，襲擊和摧毀夏安族晨星酋長的紅叉 (Red Fork) 營地，族人大多逃出，之後投降，美政府要分隔他們和蘇族人，1877 年全族被迫遷南面奧克拉何馬州 (Oklahoma)，因新保留區貧瘠缺糧，族人病餓而死去三分二。

1878 年晨星酋長與另一酋長小狼 (Little Wolf) 決定帶族人出來覓食，且行 400 哩歸回老家，沿途抵抗了一些美軍，到家鄉附近時，與小狼分手各回本地，他後來遇到美軍，和平向美軍投降，被關在羅賓遜堡。晨星酋長不肯被遣回南面，美軍將其及族人關在無溫暖及糧食和水之屋中脅迫，他們被迫逃亡，美軍進擊及屠殺其中 64 人，大部份為婦孺，稱羅賓遜堡屠殺 (Fort Robinson Massacre) 捉回 78 受傷的人，晨星酋長一家及另 6 人逃掉，走到松脊嶺保留區，被美軍拘捕。終因公眾民意同情他們，美政府讓其族死剩的約 80 人，與小狼族匯合，住在北面蒙大拿州 (Montana)。^[18]

從人口推算原住民大約被減去 95%

以上所研究和描述的美洲原住民血淚史，只是冰山的一角，還有無數壓迫及種族屠殺，未能細述，但西方人的殘暴不仁，是明顯的事實。今日西方的富足，是掠奪他們的資源而形成，並不表示其種族、文化和制度的優越性，其手法的兇殘和暴力，和他們所講的民主、自由、人權完

全相反。

明尼蘇達大學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社會學教授羅素桑頓 (Russell Thornton) 從人口推算，1492 年時，美洲人口大約 7,200 多萬，到 19 世紀末，剩下 450 萬，只有原本人口的 6%。若以今美國範圍內的原住民人口超過 500 萬，在 1800 年剩下 60 萬，到 19 世紀最後一年，剩下 25 萬，只有原本人口的 5%，平均每世紀失去 125 萬人^[19]。至於整個美洲在 1492 年哥倫布到達時，人口有 7,200 萬，經歐洲人大舉入侵後，到 20 世紀初剩下 400-450 萬，只有原本人口的 6%。

這人口的大規模消失主因是西方勢力入侵，帶來一些他們沒有抵抗力的疾病如天花等，但天花的傳播，不止是自然的，也包括人為地用生化武器，以滅絕原住民。此外，另一原因是西方勢力帶來的戰爭和種族滅絕政策，使好些部族滅絕或近乎滅絕。又強將原住民移往其他地區、摧毀其食物來源，如屠殺平原的野牛，整體使原住民原本生活方式毀滅等。原住民受屠殺、奴役、虐待。1924 年頒佈的《印第安公民法》，才授予所有美國原住民公民權，但至今仍貧困和受歧視。

1900 年以後，據估計有 20 萬原住民死於殖民主義和有系統的種族主義的迫害^[20]，歐洲殖民主義者入侵美洲 5 個世紀，犯下嚴重的反人類罪行。

第四章

加拿大文化滅絕的罪行：原住民寄宿學校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加拿大文化上種族滅絕 (Cultural Genocide) 的圖謀

大英帝國殖民統治加拿大時，佔多數的講英語加拿大人，認為盎格魯撒克遜人和英國的政府，原則是生物進化的頂點，加拿大的偉大取決於盎格魯 - 撒克遜的傳統，以盎格魯一致性

(Anglo-conformity) 為白人統治標準。1763 年英國擊敗法國在北美的勢力，法國殖民的土地割讓給英國，英國為統治和安撫法裔人，1763 年皇家公告的條約寬容法國文化，只要英國法律允許，法語人口信奉羅馬天主教的權利得到承認。自 1774 年《魁北克法案》在民法中恢復了法語立法和習慣以來，法語在實踐中繼續保持著自己的地位。於是英法兩個白人文化為主流勢力，其他族裔按白人、亞裔人及非裔人都受到分級的歧視。

加國立國時政府採取盎格魯一致性 (Anglo-conformity) 和英法二元並重作為立國標準，以英法文化為民族同化政策，形塑加拿大社會，通過法律、行政等手段，要求原住民族和來自其他國家的移民放棄自己原有的文化與傳統，接受盎格魯 - 撒克遜和法蘭西民族的行為方式和價值觀。而作為政府民族同化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語言教育政策，強迫原住民和其他移民放棄本民族語言而接受英語或法語教育，以實現新的加拿大式民族認同，形成加拿大同一化的社會。

聯邦政府於 1876 年頒佈了《印第安人法》(Indian Act)，法案規定原住民的教育事務完全由聯邦政府負責，政府出資委託教會來實施寄宿制教育制度。加拿大下議院議員尼古拉斯鄧恩 (Nicholas Flood Davin) 是設計「寄宿學校」的人，1879 年加拿大政府派他去研究美國的原住民教育政策，在他的報告中，高度讚揚美國將原住民集中在保留區，將自治社區的領地劃入私人操縱的不同區域土地，而通過工業教育去改造原住民孩子，成為公民。他說：「如果對原住民有任何事情可做的，就是趁他們年青時抓住他們，將孩子們恒常地關在文明條件的圈內。」^[21] 他主張用寄宿學校，使孩童脫離其文化背景，但因經濟預算很貴，他建議加拿大政府動用已運作多年的教會學校主辦。加拿大教會學校原本是早期教會幫助原住民得到教育的，只是宗教的慈善工作，但 1883 年政府以政治干預來利用宗教，將寄宿學校納入政府控制和資助的全國性系統，去達至白



人操縱原住民之政治和種族政策目的。尼古拉斯鄧恩的報告出來後，加拿大很快推動其建議，進行「文化上的種族滅絕」(Cultural genocide)。^[22]

加拿大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 指出，將加拿大原住民兒童送往國家資助的寄宿學校的做法，進行了詳細和徹底的審查。沒有用種族滅絕這個詞來描述大規模屠殺。相反，報告談論的是它所稱的「文化種族滅絕」一種文化的消亡。報告導論說：「一個多世紀以來，加拿大原住民政策的中心目標是消滅原住民政府；忽視原住民權利；終止條約；通過同化過程，使原住民不再作為加拿大獨特的法律、社會、文化、宗教和種族實體存在。寄宿學校的建立和運營是這項政策的一個核心要素，最好用『文化種族滅絕』來形容。……文化種族滅絕是對那些允許該群體作為一個群體繼續存在的結構和做法的破壞。從事文化種族滅絕的國家開始破壞目標群體的政治和社會機構。土地被沒收，人口被強行轉移，行動受到限制。精神領袖受到迫害，精神實踐被禁止，有精神價值的物品被沒收和銷毀。而且，對現實上最重要問題是，家庭被打亂，以防止文化價值觀和身份從一代傳給下一代。」^[23]

除了加拿大之外，其他白人國家的殖民地，為了對付和消除原住民，也有相同的寄宿學校系統。包括在愛爾蘭、南非、澳洲、紐西蘭、瑞典等。白人主宰的政權建立寄宿學校系統，目的是改變大量原住民和貧困兒童的原本語言、文化和思想，轉為與西方同構的生活和文化，並將他們培訓為「勤勞的好工人 (Good Industrious Workers)」。

1913-1932 年，寄宿學校高峰期的印第安事務部長鄧肯史葛德 (Duncan Campbell Scott) 曾說：「我要擺脫原住民的問題，現實上我不認為一個國家應繼續保護這能單獨自立的族群……，我們繼續之目的，是要加拿大不再有一個原住民不被我們的政治體制吸納。……我們政府之目的

和政策，是以原住民族裔的最幸福未來應是被吸納入一般的人口中，理據思考是將之同化，由此可解決原住民問題，只要強扭著 (wrenching) 兒童離開其父母，用寄宿學校將他們文明化，直至其到 18 歲，將可肯定達至政府之目標。」^[24]

這位鄧肯史葛德部長的政策，完全沒有和原住民協商，未得其同意，就強搶其兒童去將之「文明化」，是撕裂原住民家庭，強迫下一代脫離其民族文化根源。基本思想是認為西方的文化優於其他文化，西方民族優於其他民族，西方體制是最高標準。世界文明發展只有一條路，就是走向西方式的政治經濟模式，不可以有其他民族文化的模式，只有西方的路才是理想歸宿。

西方主義 (Occidentalism) 將侵略視為理想

這些思路是後殖民研究大師 (Couze Venn) 所論的「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 思想，他指出西方主義的概念連結著一種全球性轉型計劃，及一種世界秩序，「西方主義是一組概念與歷史空間，要全球逐漸變得西歐化和現代化」^[25]。基本上西方在侵略全世界時，提出一種西方為中心的思想，認為西方發展出的現代性，是一偉大的計劃，是人類要實現的理念，提倡一種線性的歷史進程，全球所有文化都當「以歐洲人作為人性歷史代表範本的主體」。^[26]

Venn 批判這種敘事已支配了社會科學界、人類科學界和用來形構主體的科技，並且伴隨著殖民主義，將一切非西方文化定位在這些論述之下，「被公開稱為有缺陷的、低度發展的、或甚至在時間上只停留在某些最初發展階段，也就是處處落後的狀態」。^[27] 他指出殖民主義者：將被殖民者視為「異類」(other)，作有系統的貶損 (Denigration) 及推動 Gayatri Spivak 所謂的「從屬化過程」(Subalternization) 使被殖民者對世界的認知理解留下了遺緒，影響其認同，不知不覺地順從西方或西方的權威論述。^[28]

除了白人至上的意識形態原因外，整個寄

宿學校的設計，不是真的為了原住民的幸福，其動機並非出自好意，卻有經濟上的動機。同化了他們就不用當原住民是獨特的民族 (nation)，也不用向他們交代、負責任，國家可以無限地擁有其土地，掠奪這些土地的資源。

寄宿學校破壞人性

「寄宿學校」一詞是指由加拿大政府建立，並交給教會管理的學校系統，其名義上的目標是教育原住民兒童，但更具破壞性的，是其真正的目標，要向將原住民兒童集中管理，灌輸歐美／加拿大的西方思想、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使他們同化加拿大主流白人社會。若一個原住民選擇同化西方，那是他的自由抉擇，沒有問題，但如今卻是政府強制，未經原住民自己及父母同意，就將他們從原生家庭、社會、文化中連根拔起，摧毀其認同，這是文化上的種族滅絕。

「種族滅絕」一詞由波蘭猶太律師拉斐爾·萊姆金 (Raphael Lemkin) 於 1944 年創造，該詞將希臘語的 “geno” (部落) 與拉丁語的 “cide” (殺戮) 結合起來，創造了一種新的方式，描述蓄意和有系統地毀滅一個民族。加拿大寄宿學校的學者，如詹姆斯·米勒 (James R. Miller) 和原住民領袖開始將加拿大政府通過居住學校和其他相關政策同化原住民的努力描述為文化種族滅絕，他們認為同化旨在摧毀加拿大原住民這一文化獨特的群體。^[29]

在 150 多年的時間裡，原住民、因紐特人和梅蒂斯民族的兒童被帶離他們的家庭和社區，去上通常遠離家鄉的學校。超過 50,000 名兒童就讀於印第安寄宿學校，許多人再也沒有回家。^[30]

寄宿學校系統從 1880 年代到 20 世紀末期正式運作。1894 年政府通過條例強逼原住民孩子入讀，父母不讓孩子去就是犯法，條例實行了 54 年至 1948 年。該制度強行將兒童與家人長時間分開，並禁止他們承認自己的原住民遺產和文化，禁止說自己的語言。如果違反這些嚴格的規定，兒童將受到嚴厲的懲罰。寄宿學校的前學

生談到了寄宿學校工作人員的可怕虐待：身體、性、情感和心理。寄宿學校為原住民學生提供不適當和低水準的教育，通常只到低年級，主要側重於農業中的體力勞動、輕工業（如木工）以及家務活（如洗衣和縫紉）。^[31]

寄宿學校系統地破壞了加拿大各地的原住民、梅蒂斯和因紐特文化，並擾亂了幾代人的家庭，切斷了傳授和維持原住民文化，並導致語言和文化的普遍喪失。由於與家人分離，許多學生在成長過程中沒有經歷過家庭生活，也沒有養家糊口的知識和技能。寄宿學校的破壞性影響是深遠的，並繼續對原住民社區產生重大影響。寄宿學校系統被廣泛認為是種族滅絕的一種形式，因為政府利用教會有目的地試圖根除原住民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各個方面。^[32]

第一所教會經營的印第安寄宿學校於 1831 年開學。到 1880 年代，聯邦政府採取了資助加拿大各地寄宿學校的官方政策。明確的意圖是將這些孩子與他們的家庭和文化分開。1920 年，《印第安人法》規定 7 至 15 歲有條約地位的原住民兒童必須上印第安寄宿學校。^[33]

這種寄宿學校傷害了孩子們，也傷害了他們的家庭和社區。孩子們被剝奪了被愛、被尊重和獨立自由的人性天生的權利。原住民、因紐特人和梅蒂斯人獨特的文化、傳統、語言和知識體系被強制同化侵蝕，原住民文化的各方面被強制廢除。

學生們被迫剪短其傳統文化的長髮，身穿西方制服，經常給他們編號，他們的日子被嚴格地安排在時間表上。男孩和女孩被分開，甚至兄弟姐妹也很少互動，進一步削弱了家庭倫理關係。寄宿學校倖存者協會的負責人 Bobby Joseph 回憶說，他不知道如何與女孩互動，甚至「只在餐廳裡揮手」才認識了自己的妹妹。此外，學生被嚴格禁止說他們唯一懂的語言，也禁止實踐原住民習俗或傳統。違反這些規則的行為將受到嚴厲處罰。^[34]

不要以為這些學校提供等同加拿大其他白



人一樣的教育，學校經常資金不足且人滿為患，不但教育品質不達標，生活質素也極惡劣。寄宿學校的學生並沒有接受到與普通加拿大人相同的公立學校系統教育，教學主要側重於實踐技能。女孩們準備好接受家政服務，並教她們洗衣服、縫紉、做飯和打掃衛生。男孩們學習木工、錫匠和農業。許多學生兼職上課，其餘時間在學校工作：女孩做家務；男孩做一般維修和農業。這項非自願且無償的工作被作為對學生的實踐培訓，但許多寄宿學校沒有它就無法運行。由於上課時間太少，大多數學生到 18 歲時才上到五年級的小學教育。此時，學生被送走了，許多人不願繼續深造。^[35]

學校的虐待現象很普遍：情感和心理虐待不斷，身體虐待被視為懲罰，性虐待也很常見。倖存者回憶起被毆打和束縛；一些學生被銬在床上；有些孩子因為說自己的原住民母語而被塞住了舌頭或被迫用肥皂漱口。這些虐待行為，再加上過度擁擠、衛生條件差以及食品和醫療保健嚴重不足，導致了原住民孩子令人震驚的高死亡人數。

政府和寄宿學校把這些虐待隱藏，2016 年，聯邦政府簽約的私人調查人員確認了 5,315 人是施虐者，包括學生和工作人員，據信他們在加拿大印第安寄宿學校實施了性虐待。他們沒有受到刑事指控；他們已被追蹤到，看他們是否願意在聽證會上作證，以確定寄宿學校倖存者的賠償。根據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分析，只有不到 50 人因在原住民寄宿學校犯下的性犯罪而被定罪。在這些少數人中，幾乎所有人都是性罪犯，他們因破壞整個原住民社區公民生活的行為，而判有罪，但僅在監獄裡呆了幾個月，名字都不公開。^[36]

1907 年，政府醫療督察 P.H. Bryce 報告說，加拿大有 24% 以前是健康的原住民兒童在寄宿學校死亡。這個數字不包括在家中死亡的兒童，他們經常在重病時被送回那裡。Bryce 報告說，從寄宿學校出院的學生中有 47%（在阿爾伯塔

省的 Peigan Reserve）到 75%（來自薩斯喀徹爾 Saskatchewan 省的 File Hills 寄宿學校）在回家後不久就死亡。^[37]

根據加拿大主流傳媒 CBC 在 2015 年 6 月的調查，第二次大戰加拿大軍人死亡的比例，是 26 人中有 1 個陣亡，但原住民孩子的死亡比例，是 25 孩子中有 1 人死去，被迫害虐待而死的，比例上竟比軍人在大戰中陣亡的更多。^[38]

據一些研究揭示，希特勒極有可能在設計猶太人集中營之前，曾參考過在美國類此加拿大寄宿學校的系統。^[39]

各種實例及心理影響

St. Anne's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1902-1976) 還建造了電椅以懲罰學生，也有性虐待和暴力。^[40] 這引致後來學生通過法律訴訟要求賠償，自 2013-2020 年，渥太華花了 320 萬美元與 St. Anne's 寄宿學校生還者進行法庭鬥爭，不肯拿出數千份檔給生還者進行獨立審查。終於渥太華政府在 2021 年改變態度：要求這數千份 St. Anne's 寄宿學校的檔給進行獨立審查，這些檔詳細說明了對原住民兒童的性虐待和身體虐待。^[41]

根據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的報告，有很多令人觸目驚心的事例。如當年學生貝芙麗·安妮·馬歇爾 (Beverley Anne Machel) 的記憶：

「我甚至不被允許和我的兄弟說話，我在那裡有三個兄弟。其中兩個兄弟自殺了。是的，不能說話真的很痛苦，我甚至不能和我的妹妹說話。」^[42]

另一位同學喬西亞·菲德勒 (Josiah Fiddler) 記述：

「上學的頭幾周，我每天都在哭。要麼是因為學長的毆打，要麼是因為修女的抽打，要麼就是因為修女拉耳朵，而我對校長的第一次介紹是一記耳光，讓我下樓去和其他 100 個男孩一起。在頭幾周之後，我終於說，我不會再給他們那種

滿足感了，我不再哭了，直到今天，我都沒有哭過。我真的不行。我為那些有能力哭的人感到很好，因為正如我所說，我不知道該怎麼哭。」^[43]

安東尼特·懷特 (Antonette White) 記述：

「我記得有一個年輕人在健身房被吊起，他們把我們帶到那裡，給我們看，給我們展示，當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他們就把他吊在那裡，就像那應該教我們什麼？你知道我已經 55 歲了，我還記得這一點，這是我記得的那所學校的一件事。」^[44]

以上所述，只是無數事例中的三件，都記錄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報告中，令人難以想像的是，加拿大自稱是持守民主自由人權價值觀的國家，卻由政府行出這些滅絕人性的事，因為他們的人權觀並不包括原住民及少數民族，在當時也包括被迫交人頭稅的華人。

當今學者認為可能印第安事務部和教會人員對這些虐待行為的了解不足。然而，皇家原住民委員會 (RCAP) 和約翰·米洛伊 (John Miloy) 等人得出的結論是，教會和省府官員完全了解學校的虐待和悲劇。當時一些檢查員和官員對可怕的死亡率表示震驚，但那些大聲疾呼並呼籲改革的人普遍保持沉默和缺乏支持。印第安事務部承諾改善學校，但惡劣的條件依然存在。^[45]

當然事情也有正面的部份，有些學生對他們在寄宿學校的時光有積極的回憶，因為管理學校的神父和修女也有不少帶有愛心和善意，有好些人會經驗到在當時處境下神父和修女盡所能的關愛。但即使這些關愛帶來的美好經歷，仍是發生在一個制度的罪行中。^[46]

對於很多倖存者來說，談論他們在寄宿學校的經歷意味著重溫他們所經歷的創傷。多年來，許多人沒有告訴任何人他們所經歷的一切。從 1990 年代起，政府和相關教會——英國聖公會、長老會、聯合教會和羅馬天主教會——開始承認他們對專門設計用於「殺死孩子身上的印第安人特性」的教育計劃負有責任。^[47]

據報刊報導前寄宿學校學生弗洛倫斯·斯

帕維爾 (Florence Spavier) 的話說，「他們讓我們相信我們沒有靈魂。……他們壓低我們作為人的尊嚴，所以我們學會了不喜歡自己。」^[48] 這是加拿大原住民政策造成的人性傷害。

綜合受害倖存者產生的心理創傷，形成社會問題如下：

1. 因缺乏家庭溫暖，長大後難以建立家庭，形成很多破碎家庭。
2. 男性並無父親形象追隨學習，長大結婚後不知如何負上男性的責任，常常不回家，形成很多沒有父親的家庭。
3. 因創傷後遺症，很多人產生抑鬱症和精神健康問題。
4. 因家庭破碎，社會上被歧視，形成高自殺率。
5. 成長期沒有經歷愛，故不懂愛家人，產生家庭暴力。
6. 成長中心靈受傷，缺乏自信，長大後被歧視，工作無滿足感，常常失業，為逃避痛苦，產生酗酒和濫用藥物。
7. 因創傷而不能奮發向上，缺乏學歷，不能達社會要求，工作不成功，變得貧窮。
8. 因創傷而無發展智力，也不能集中精神學習，形成缺乏學習動力，很少能完成學業。

政府道歉與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1996 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皇家原住民委員會提請注意寄宿學校造成的持久傷害。越來越多的倖存者及其後代站出來講述他們的故事並要求採取行動。^[49]

通過他們的勇氣和堅持，倖存者、原住民大會、因紐特人代表和被告、聯邦政府和負責學校運營的教會之間最終達成了法律和解。寄宿學校和解協議包括：

1. 承諾公開道歉。2008 年 6 月 11 日，時任總理斯蒂芬哈珀 (Stephen Harper) 代表加拿大發表正式道歉聲明，基本上承諾：「在加拿大，鼓吹原住民寄宿學校制度再次盛行的態度是不可容忍的。」道歉聲明說：「這些（原住民寄宿

學校)的目標,是基於原住民文化和精神信仰低劣和不平等的假設。事實上,正如臭名昭著的說法,一些人試圖『殺死孩子身上的印第安人特性』。今天,我們認識到這種同化政策是錯誤的,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在我國沒有地位。……政府現在認識到,原住民寄宿學校政策的後果是極為負面的,這一政策對原住民文化、遺產和語言產生了持久和破壞性的影響。……政府認識到,沒有道歉是醫治與和解的障礙……對於大約80,000名在世的前學生以及所有家庭成員和社區,加拿大政府現在認識到,強行將兒童從家中帶走是錯誤的,我們對此表示歉意。我們現在認識到,將兒童與豐富而充滿活力的文化和傳統分開是錯誤的,這在許多生活和社區中造成了空白,我們為此道歉。我們現在認識到,在將孩子與家人分開的過程中,我們破壞了許多人為自己的孩子做父母的能力,並為後代播下了種子,我們對此深表歉意。我們現在認識到,這些機構經常導致虐待或忽視,並且沒有得到充分的控制,我們為未能保護您而道歉。……這種經歷的負擔已經壓在你肩上太久了。作為一個政府,作為一個國家,我們的負擔是恰當的。」^[50]

2. 對寄宿學校倖存者的經濟補償,包括一次性的共同經驗付款、最嚴重的個人虐待形式的獨立評估流程以及紀念基金。^[51] 每一個倖存者得 \$10,000 到 \$40,000 加幣賠償,政府撥 19 億以支持原住民學生的學習需要,不同教會宗派合計給 1 億賠償。

3. 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通過見證和記錄倖存者、家庭、社區和受學校個人影響的任何人的真相,讓所有加拿大人了解寄宿學校發生的事情。TRC 就寄宿學校的歷史以及行動呼籲與和解原則發表了一份詳盡的報告。最後一份報告將文化種族滅絕定義為「摧毀那些讓該群體作為一個群體繼續存在的結構和做法」。報告總結道:「這些措施是一項連貫政策的一部分,旨在消除原住民作為獨特的民族,並違背他們的意

願將他們納入加拿大主流。」^[52] 報告指出「和解不只是需要道歉……但也需要有行動,有真正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改革。」在 2015 年 6 月的閉幕式上,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發佈了其執行摘要,其中包括調查結果和 94 項行動呼籲,旨在糾正寄宿學校的遺留問題,推進加拿大的和解進程。



圖: 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94 項行動呼籲 (中英對照)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 94 Calls to Action (Chinese Translation)

此中文版由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翻譯,是加拿大文更對原住民真相與和解表示關注和作出貢獻,讓加拿大華人和移民社區用母語去理解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報告的 94 項行動呼籲。
https://crs.org/calls_to_action_chinese/

4. 加拿大議會通過了法案 C-5 法案,旨在設立一個全國紀念日,以紀念寄宿學校倖存者並促進對寄宿學校歷史的了解,定了 6 月 21 日為「原住民紀念日」(National Indigenous People's Day)。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其行動呼籲(第 80 號行動呼籲)中呼籲開展此類紀念活動。2021 年

9月30日是第一個全國真相與和解日。^[53]

在2015年12月15日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最後一次活動中，總理重申加拿大政府承諾與原住民社區、各省、領地和其他重要夥伴合作，全面落實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建議，首先是執行《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重要的不足是和解協議並不全面。梅蒂斯民族倖存者不是和解協議的一部分。2016年與紐芬蘭和拉布拉多的倖存者達成了單獨的和解協定。直到2019年才與聯邦印第安走讀學校的倖存者達成和解協定。^[54]

2020年9月，加拿大公園管理局宣佈，寄宿學校已被指定為具有國家歷史意義的事件。這些名稱標誌著加拿大歷史的各個方面，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都對塑造加拿大社會產生了持久的影響。^[55]

2022年7月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到訪加拿大，在25日到西部亞伯達省首府附近的原住民區馬斯克瓦西斯 (Maskwacis)，向加國三大原住民族群的約2,000名代表發表談話說：「我謙卑地祈求寬恕這麼多基督徒對原住民族所犯下的罪惡。」加國總理小特魯多 (Justin Trudeau) 和首任原住民出身的加拿大總督西蒙 (Mary Simon) 也親自到場。

教宗承認，包括寄宿學校制度在內的強制同化等政策，對原民是「毀滅性」的。他並稱，他對一些管理原民寄宿學校的神職人員的行為感到「悲哀、憤怒和恥辱」。教宗說，請求寬恕只是第一步，而非終點；要對曾發生的事實展開調查，並協助寄宿學校倖存者從創傷中療癒。現場許多原民代表低下頭感傷落淚。一位酋長代表在教宗談話結束後，為他戴上原住民原民傳統羽毛頭飾。^[56]

天主教教宗願意認罪和道歉，是理所當然要做的，因按其教義本是講慈愛和自由，不應接受政府的政治利用，去迫害原住民。加拿大政府的體制當時以白人至上主義為指導思想，認為

英法的文化最優越，由此而推出同化政策，殘害無數人。

多元文化政策去除白人至上主義

由於過去的同化政策弊端百出，撕裂不同社群，甚至產生殘酷迫害的後果，1971年10月加拿大總理皮埃爾·特魯多 (Pierre Elliot Trudeau) 正式宣佈加拿大實施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在體制上去除白人至上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的核心理念是承認文化的多樣性，尊重加拿大各民族的語言文化，保護各民族的語言文化權利，以實現加拿大各族群的共存共榮。其政策就是要對所有個體或群體的需要進行「應有的承認」^[57]，「使種族文化群體的獨特身份和需要得到承認和包容」。^[58]

加拿大推行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後，才檢討和發現同化政策的惡毒，除了歧視迫害原住民外，也有欺負華人的頭稅政策。要到21世紀的斯蒂芬哈珀 (Stephen Harper) 才願意正式道歉及賠償，且其表達的感情及願賠償，表現了政府認罪的誠意。

美國無誠意的道歉

相比加拿大，美國迫害原住民遠比加拿大為暴烈，多次屠殺滅族，道歉卻遠為輕描淡寫。2009年美國向原住民部落的道歉，但卻悄悄藏在一份無關的支出賠償議案中，且從無公佈。在67頁的《2010年國防撥款法案》(H.R.3326)中，該道歉法案藏在第45頁，埋藏在美國軍方將花費多少錢的章節之間，第8113節題目是「向美國原住民道歉」。內容指出，「美國通過國會，代表美國人民向所有原住民道歉，因為美國公民對原住民實施了許多暴力、虐待和忽視行為……對過去的錯誤所造成的後果表示遺憾，並承諾在過去和現在的積極關係的基礎上，朝著更光明的未來邁進。」^[59]所謂「遺憾」，就不是道歉，而是類似中文說「不好意思」，是輕描淡寫的語氣。當趕絕及屠殺了多個原住民部族後，說「真不好意思



思，殺了你幾十萬人，以後大家仍是要向光明邁進，嘿嘿嘿。」真是毫無誠意的說法。

所謂道歉還特別聲明：「本節中的任何內容……均不授權或支持任何針對美國的索賠；也不作為任何針對美國索賠的解決方案。」殺人滅族、搶掠資源之後，不肯賠償，可見美國政府的道歉，是何等虛偽和傲慢。

2010年，奧巴馬總統公開承認「向美國原住民道歉」。2012年12月19日，代表納瓦霍(Navajo)民族的原住民領袖馬克·查理斯(Mark Charles)在華盛頓特區國會大廈前主持了一場公開宣讀《向美國原住民道歉》的活動。查理斯在Hogan博客的反思中寫道：「這份道歉被埋葬在2010年國防部撥款法案H.R.3326中。……2009年12月19日，奧巴馬總統簽署了該協議，但白宮或第111屆國會從未宣佈、公佈或公開閱讀。」查理斯寫道：「鑒於背景，H.R.3326的撥款部分聽起來幾乎毫無意義。……我們沒有指手畫腳，也沒有直呼領導人的名字，我們只是強調了他們道歉的背景和表達方式的不恰當。」^[60]

加拿大國際事務上仍歧視其它民族興起

加拿大比美國勇於向原住民道歉，但令人費解的是，當前的賈斯汀·特魯多(Justin Trudeau)總理，在國際事務中卻總跟著虛偽傲慢的美國走，歧視並打壓崛興中的中國，中國40年無打過仗，無侵害任何國家，卻被視為威脅，加國連同美國用侵滅原住民一樣的圍堵、抹黑和擄掠戰略來欺凌。如用圍堵方法，當年將原住民困在荒涼的保留區，殺其打獵吃的野牛，將其餓死，今對中國，就連盟列強搞印太聯盟來圍堵中國，叫G7國包括加拿大，駛戰艦來南海及台海武力威迫，並趕走中企，想用脫鉤削弱中國經濟、更強搶台日韓半導體科技加以操控，均是圍堵之法。另一方面是用抹黑宣傳，當年描述原住民為野蠻兇狠的紅番，可合理地加以屠殺，今偽造新強種族滅絕之劇本，將中國描繪為邪惡、及將競爭勝過美國蘋果的華為誣為有偷人隱私之後門，而發

動列強共同打壓。

不過中國已強大不可欺，以命運共同體聯合東南亞、中東油國、中亞各斯坦國、中南美各國、俄國和伊朗等，反包圍西方，歐洲的強國德國已透察美霸權的虛偽，率先來華，拆毀圍堵聯盟。中國又在科技上不斷突破，追上美國，軍事科技提升，使美不敢接近。新強騙局被瑞典和意大利中立研究，以證據摧毀，聯合國人權報告找不到客觀證據，只敢用「可能」下結論，且已悄悄放棄用種族滅絕一辭，也不再提一百萬人被禁之說。西方未能壓服中國。

從文化種族滅絕的惡果，人類吸取的教訓，是學習欣賞和接納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別是以為西方優越於其他民族文化的霸權思維。只有這樣才能使不同體制、不同民族文化，在地球能和平共存。

種族滅絕的權威學者拉斐爾·萊姆金(Raphael Lemkin)指出：

「全世界所表達出的文化和智慧活力，均由其組成的民族團體所創造。從本質上講，一個民族的理念，是基於真正的傳統、真正的文化和成熟的民族心理，意味著建設性的合作和原創性的貢獻。因此，一個民族的毀滅將導致其未來對世界的貢獻喪失。文明取得顯著進步的基本特徵之一是尊重和欣賞不同民族對世界文化貢獻的民族特徵和品質，這些特徵和品質……無法用國家力量或財富來衡量。」^[61]

^[1] 參考 Robert Hieronimus, *Founding Fathers, Secret Societies: Freemasons, Illuminati, Rosicrucians, and the Decoding of the Great Seal*, (Rochester: Destiny Books, 2005)

^[2] David E. Stannard, *American Holocau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18-121.

^[3] David Baird, "The Choctaws Meet the Americans, 1783 to 1843", *The Choctaw People*, (United States: Indian Tribal Series. 1973), p.36.

^[4] Sandra Faiman-Silva, *Choctaws at the Crossroads*, (Nebrask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7), p.19.

^[5] 包括契卡索人(Chickasaw)、切羅基人(Cherokee)、喬克托人(Choctaw)、克里克人

(Creek) 以及塞米諾爾人 (Seminole)。

- [6] Barbara Alice Mann, *The Tainted Gift: The Disease Method of Frontier Expansion*, (Connecticut: Greenwood Publishing, 2009).
- [7] 參考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Trail-of-Tears>
- [8] Richard Dillon, *North American Indian Wars*, (New Jersey: Chartwell Books, 1993), p.126.
- [9] 參考 Isaac V. D. Heard, *History of the Sioux War and Massacres of 1862 and 1863*,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63). John Isch, *The Dakota Trials: The 1862-1864 Military Commission Trials: Including the Trial Transcripts and Commentary*, (MN: Brown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2012).
- [10] 參考 Sandoz, Mari, *The Battle of the Little Bighorn*,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66).
- [11] John Fire/Lame Deer & Richard Erdoes, *Lame Deer, Seeker of Visions*, Chapter 14: Roll Up the World, (NY: Simon & Schuster, 1972).
- [12] 參考 Mark Lee Gardner, *The Earth is All That Lasts: Crazy Horse, Sitting Bull, and the Last Stand of the Great Sioux Nation*, (NW: HarperLuxe, 2022).
- [13] 參考 Robert M. Utley, *Last Days of the Sioux Nation*, 2nd Edi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4] 參考 Stan Hoig, *The Sand Creek Massacre*,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7) 及 Stan Hoig, *The Peace Chiefs of the Cheyennes*,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0).
- [15] Helen Jackson, *A Century of Dishonor*, (United States: Indian Head Books, 1994), p.344.
- [16] Who is the Savage? PBS: The West Film Project, 2001. (Retrieved 2011-07-13). <https://www.pbs.org/kenburns/the-west/>
- [17] 參考 Charles J. Brill, *Conquest of the Southern Plains; Uncensored Narrative of the Battle of the Washita and Custer's Southern Campaign*,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2).
- [18] 參考 Mari Sandoz, *Cheyenne Autumn*, (NY: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53).
- [19] Russell Thornton, *American Indian Holocaust and Survival: A Population History since 1492 Paperback – March 15, 1990*, (Norm: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7), pp.42-43.
- [20] David Michael Smith, *Counting the Dead: Estimating the Loss of Life in the Indigenous Holocaust, 1492-Present*, University of Houston-Downtown, A-NAS-2017-Proceedings-Smith.pdf, p.13. <https://www.se.edu/native-american/wp-content/uploads/sites/49/2019/09/A-NAS-2017-Proceedings-Smith.pdf>
- [21] Report on Industrial Schools for Indians and Half-Breeds 1879.
- [22] Andrew Woolfrd, James Gacek, "Genocidal Carceral and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in Canada", *Punishment & Society*, 18 (4): 400–419. (October 2016).
- [23] Honouring the Truth, Reconciling for the Future, Summary of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 <https://web-trc.ca/>
- [24] Adams, John Coldwell. "Duncan Campbell Scott", *Confederation Voices: Seven Canadian Poets*, Canadian Poetry Press.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723151750/http://www.canadianpoetry.ca/confederation/John%20Coldwell%20Adams/Confederation%20Voices/chapter%205.html>
- [25] Couze Venn, *The Postcolonial Challenge, Towards Alternative Worlds*, 引自中譯本，謝明珊譯，《後殖民的挑戰，邁向另類可能的世界》（台北：韋伯文化，2011年），第13頁。
- [26] 同上，第15頁。
- [27] 同注 [25]，第16頁。
- [28] 同注 [25]，第41-42頁。
- [29] James R. Miller, *Shingwauk's Vision: A History of Native Residential Schools*,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9-10.
- [30] "Residential School History", <https://nctr.ca/education/teaching-resources/residential-school-history/#:~:text=For%20a%20period%20of%20more,Many%20never%20returned> (Retrieved 2022-10-17).
- [31] Hanson, Eric, "The Residential School System", https://indigenousfoundations.arts.ubc.ca/the_residential_school_system/ (Retrieved 2022-10-20).
- [32] "Residential School History", <https://nctr.ca/education/teaching-resources/residential-school-history/#:~:text=For%20a%20period%20of%20more,Many%20never%20returned> (Retrieved 2022-10-17).
- [33] Hanson, Eric, "The Residential School System", <https://nctr.ca/education/teaching-resources/residential-school-history/>
- [34] Hanson, Eric, "The Residential School System", https://indigenousfoundations.arts.ubc.ca/the_residential_school_system/ (Retrieved 2022-10-20).
- [35] "Residential School History", <https://nctr.ca/education/teaching-resources/residential-school-history/#:~:text=For%20a%20period%20of%20more,Many%20never%20returned> (Retrieved 2022-10-17).
- [36] Tristin Hopper, Why So Many Sexual Predators at



-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Escaped Punishment, National Post, June 10, 2021. <https://nationalpost.com/news/canada/why-so-many-sexual-predators-at-indian-residential-schools-escaped-punishment>
- [37] Hanson, Eric, "The Residential School System", https://indigenousfoundations.arts.ubc.ca/the_residential_school_system/ (Retrieved 2022-10-20).
- [38]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by the Numbers" (CBC - June 02, 2015) <https://www.cbc.ca/news/indigenous/truth-and-reconciliation-commission-by-the-numbers-1.3096185>
- [39] "How Hitler's Love of the Wild West may have Inspired Concentration Camps: Nazi Admired Canadians who Locked up Indigenous People to 'Take The Indian out of the Indian', Claims Author"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4956878/Hitler-s-love-Wild-West-inspired-Auschwitz.html>
- [40] "A Fight for Truth: The Horrors of St. Anne's Residential School" - <https://indigenousspeoplesatl-sofcanada.ca/article/a-fight-for-truth/>
- [41] "Supreme Court Refuses to Hear St. Anne's Residential School Survivors' Appeal (Oct 20, 2022) - <https://www.cbc.ca/news/indigenous/supreme-court-st-annes-appeal-1.6621902>
- [42] 14 First-Hand Stories Underlining how Residential Schools Tried to "Get Rid" of Indigenous Cultures, by Press Progress, December 16, 2015 https://pressprogress.ca/14_first_hand_stories_underlining_how_residential_schools_tried_to_get_rid_of_indigenous_cultures/
- [43] *ibid.*
- [44] *ibid.*
- [45] 參考 John Miloy, *A National Crime: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and the Residential School*, (Manitoba: University of Manitoba Press, 2017).
- [46] Hanson, Eric, "The Residential School System." https://indigenousfoundations.arts.ubc.ca/the_residential_school_system/ (Retrieved 2022-10-20).
- [47] *ibid.*
- [48] Julia Peterson, 'They Made Us Believe We Didn't Have Souls: Marieval Residential School Survivor, The Canadian Press, Citynews, posted Jun 24, 2021, Last Updated Jun 24, 2021, 7:54pm EDT. <https://toronto.citynews.ca/2021/06/24/they-made-us-believe-we-didnt-have-souls-marieval-residential-school-survivor/>
- [49] "Residential School History", <https://nctr.ca/education/teaching-resources/residential-school-history/#:~:text=For%20a%20period%20of%20more,Many%20never%20returned> (Retrieved 2022-10-17).
- [50] Statement of Apology to Former Students of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https://www.rcaanc-cirnac.gc.ca/eng/1100100015644/1571589171655>
- [51] "Residential School History", <https://nctr.ca/education/teaching-resources/residential-school-history/#:~:text=For%20a%20period%20of%20more,Many%20never%20returned> (Retrieved 2022-10-17).
- [52] Honouring the Truth, Reconciling for the Future, Summary of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 <https://web-trc.ca/Ry Mora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September 24, 2015, Last Edited, October 5, 2020, 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truth-and-reconciliation-commission>
- [53] "Residential School History", <https://nctr.ca/education/teaching-resources/residential-school-history/#:~:text=For%20a%20period%20of%20more,Many%20never%20returned> (Retrieved 2022-10-17).
- [54] *ibid.*
- [55] *ibid.*
- [56] 教宗訪加拿大向原住民道歉，2022/07/27，旺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cn/newspapers/20220727000632-260301?chdtv>
- [57] 威爾·金里卡，劉莘譯，《當代政治哲學（下）》（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第599頁。
- [58] Charles Taylor.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An Essa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5-96.
- [59] Robert Longley, U.S. Apology to Native Americans, Thought Co., updated on December 04, 2020. <https://www.thoughtco.com/the-us-apologized-to-native-americans-3974561>
- [60] *ibid.*
- [61] Raphael Lemkin, *Axis Rule in Occupied Europe: Laws of Occupation - Analysis of Government - Proposals for Redress*, 2nd ed. (Clark, NJ: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2005), p.91.

Research on Indigenous People in Canada and USA (Part II)

Esther Leung (Culture Regeneration Research Society)

Emanuel Leung (Translator/Researcher)

Leung In-sing (Research Instructor)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inherited the British imperialist spirit of aggression and plunder towards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obtained wealth through deceit and thievery. The United States values morality, peace,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only for those with

European background, this creates a double standar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nation expanded westward, the U.S. government acquired the western territory through purchases and occupation, while conducting over 1,000 military operations of varying scales to forcibly displace Indigenous peoples by the 1890s. Native tribes, closely monitored by the U.S. Army and state militias, were forced from their homes and headed for the far West. One chief called their journey westward a "the Trail of Tears." After various wars and forced migrations, approximately 95%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were wiped out based on population statistics.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 policy of cultural assimilation based on English and French culture, requiring Indigenous peoples and immigrants from other countries to abandon their original cultures and traditions and adopt the behaviours and values of English and French culture. The Indian Act, enacted in 1876, manda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residential school system, which subjected Indigenous peoples to "cultural genocide." These "residential schools" uprooted children from their families, communities, and cultures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r their parents, destroying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This system harmed the children as well as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Schools often face funding shortages and overcrowding, resulting in substandard education quality and extremely poor living conditions.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abuse is constant, physical abuse is viewed as punishment, and sexual abuse is also quite common. In 2006, survivors of residential school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long with the churches responsible for operating the schools, ultimately reached a settlement agreement regarding the residential schools. Since 1971,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multiculturalism policies that respect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rights of various Indigenous and First Nation groups in Canada, aiming for coexistence and mutual prosperity among all communities.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has systematically removed language reflecting white supremacy from its policie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are still necessary to achieve true reconciliation.

Key Words: westward movement, genocide, cultural genocide, residential schools, multi-culturalism